

前言

Anne 和我在香港上同一個中學，不過她比我高上好幾年，我進中學的那年，她已經畢業。但是老師口中，一直提到有這麼一位中英全能的大師姐，叫余靄芹。上大學、研究院的時候，開始拜讀她的文章。她的 *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*，是當年周法高師指為必備的參考書。我是 1969 年聖誕假第一次見到 Anne。那時她在 Princeton 大學工作，我慕名上辦公室求見，她慨然邀我上他們家吃飯。那天晚上在座有許多老師同學，我有點膽怯。但是 Anne 和橋本先生都很體貼年輕人的腼腆，從桌上遞過來一瓶啤酒，笑語聲中，cheers 夾著かんぱい（乾杯）。我兩口下肚，一個晚上感到十分融洽。我 1977 年秋天休假，想去日本找材料，於是就給 Anne 寫信請教。她給我打電話說，讓我住他們在橫濱的公寓。當時她人在美國，橋本先生也常常不在，整個公寓就交給這個只見過幾面的年輕人，分文不收，但是百分的相信。我每天坐火車上東京圖書館看書，晚上就一個人在公寓裡做飯，從書架上找來許多雜書，邊吃邊看。那一個多月，學問增長了多少並不敢說，但是好些從前該看的書，倒是有機會每晚睡前細讀。窗前落葉，悉悉索索。涼風有信，但是秋月無傷我看書的興致。說實話，我是在 Anne 家裡，第一次把巴金的家、春、秋三本大書一口氣看完。

我很幸運，年輕的時候就認識 Anne 這位義氣豪爽、以助人為懷的學者。其實我們這一行中，多少年來得到 Anne 照顧的學人很多。她慷慨好客，各地訪問學人路過，學生家長前來參加畢業典禮，她必然熱情招待。Anne 的雅舍依山而立，推窗遠眺，四時皆宜。室內今古藏書，任意翻閱。有什麼大日子或大節日，她邀請好友和學生來家聚會，一整天在廚房準備各式各樣吃的，等到傍晚，滿桌美食，讓年輕人大吃大喝，討論學問之餘，也會月旦時局。喧嘩聲中，哪來客地鄉愁？長一輩的先生們坐在年輕人當中，沾染青春習氣，“如沐春風”這四字倒過來用，正可以描述我們這些長者的感受。

Anne 對學生是照顧有加，但是對他們在學習方面的表現，要求卻非常嚴格。誰看文章都得細心，寫報告都得精確；準備不足，余老師必定打回頭票。她教學的態度是“有教無類”，不論學生背景如何，底子高低，只要願意學的，她都悉心指導，循循善誘。她時有腰痛纏繞，但是跟學生討論論文的時候，一個一個論證推敲，一字一句斟酌，一坐就是四五個小時，絲毫不見疲累。要是在談論中偶有新發現，靈光一閃，她更是越講越興奮，眉飛色舞，不知人間何世。凡是上過她教的課，或者隨她寫論文的同學，都感受很深。嚴師出高徒，幾十年來，Anne 無論在語言教學上，或者在語言學專業方面，培養出多少青年俊秀，各有所成。

身教言教，這是 Anne 做學問的原則。她對自己要求更是嚴峻，言不虛發，沒有十分的材料，她不會說出一分的大話；沒有全面性的考察，她不會冒然作出片面性的推論。但是她的關注，不只局限在一時一地的現象；一時一地的考察，只是供她作更進一步歷時、跨語言的宏觀研究。她早年研究現代漢語語法，後來從語法擴大到語音文字，從漢語外延至漢藏，從現漢上推古漢語、從官話拓展至各地方言，尤其是對粵語的研究，更是開風氣之先。她 1972 年出版的 *Studies in Yue Dialects I: Phonology of Cantonese* 被中文百科大全書列為經典作。1993 年的 *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--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* 是研究方言語法必備的工具書。2000 年的〈粵語方言的歷史研究 -- 讀《麥仕治廣州俗話〈書經〉解義〉〉更帶動了學人研究古粵語的興趣和努力。近年她更從類型學角度對甲骨文和金文的文法進行全面探討，用力精深。

Anne 早年在香港大學，選修語音學，初窺語言學堂廡。畢業後，持獎學金赴德州大學進修，正式接受語言學訓練。後轉俄亥俄州州立大學，專攻博士學位，從名師學習。Anne 精通多國語言，除中英日文以外，她能閱讀法德俄韓滿梵等文獻。她研究語言的興趣也是多元性，由描述到比較、由微觀到宏觀、由共時到歷時，細如一字一音的遞變，大至一個語言的歷史擬構，甚至整個語種的典範轉移，在在關心。她著作等身，在學術上的貢獻，對同儕、對後輩的影響，自不用贅言。

Anne 對中國語言學的關心，除了表現在個人教學研究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她願意盡一己綿力，推進整個學界的發展，提高人才的培養。她在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設立《橋本萬太郎漢語歷史音韻學獎》，鼓勵年青學子千萬不能忽視傳統音韻學的研究。她在華盛頓大學執教三十多年，秉承李方桂教授治學傳統，重實學、重分析、重漢藏對比、重歷時探討。她珍惜這個傳統，希望薪火能以相傳。所以她在二十一世紀初和丁邦新教授合力籌辦，成立李方桂中國語言學學會，出版《中國語言學集刊》，頒發各種獎項，大力支持年輕學人在語言研究方面的工作。我這十年也參與學會一部分的活動。在共事當中，我更有機會看到 Anne 對工作的熱誠和認真。事無大小，她必定從詳考慮，從大處出發，從高處著眼，別人眼中的小問題，她會看出許多細節，有待商榷。有時她甚至會獨排眾議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不過，她從來不會讓感性干擾理性，她願意接受別人的觀點，只要言之有理，她一定從善如流，全力支持。學會有什麼學術或行政任務，她可以負責的，她必定悉力以赴。Anne 身體有時不適，我曾經勸她稍省心省力。她在電話對我這樣說：別忘了我們老師從前對我們的栽培，我們對下一代又怎能不負起這樣的責任？語重心長，是長者的願景，是智者的心思。

除了李方桂先生以外，Anne 最敬佩的學者還有趙元任先生。近年，Anne 準備把趙先生以前調查過的方言重新調查，前後對比，希望能整理出一些語言變化的軌跡和規律。2013 年夏，Anne 到廣東新會河村（今司前鎮）調查，每天工作 7 小時，晚上跟學生討論當日的調查結果和翌日的工作安排。前後 17 天，暑日當空，夜月半明，她日以繼夜，孜孜於斯，一音一詞的描述，不敢苟且。這種敬業樂業的治學態度，實在是後學的楷模。

Anne 常常穿著後跟帶小球的鞋，據說是可以減省走路對腰骨神經的壓力。她身材高挑，在走廊上經過，長裙下擺隨著小球一蹬一飄忽，一步一經歷。她在地球上走過許多遙遠的路，她為推動語言研究而經歷過多少艱辛。今天，她門下是桃李碩果，而整個語言學研究園地，也漸見豐收。今天，同在這塊土地上耕耘的許多有心人，願意藉著這一冊論文集子，表示我們對 Anne 由衷的感謝。

Anne 年事漸高，但依然身體力行，教學相長。她在後院闢地築池，每天沿池緩步，寒暑不易。我數年前開始有血壓問題，Anne 勸我學游泳。我一直是怕水的人，臨老學藝，進步緩慢。古人說原地踏步，我是原地划水，不進不退。不過每次聳身跳入池中，總想到 Anne。四十年前承她照顧，四十年後她還是一樣的關心。余生有幸，有這樣的老友，所以不得不在池中鞭策自己，努力踢水，願以健康與 Anne 共勉。

張洪年 2014 年初夏記於加州小山城